

稀缺题材如何走进公众视野？

——评电视剧《今生也是第一次》

李 静

14集短剧《今生也是第一次》(以下简称“《今生》”),聚焦第一次生育的新手妈妈在“坐月子”过程中的经历与成长,进一步丰富了“她题材”的创作版图。此剧的整体创作思路,可以概括为高概念、强剧情和现实主义关怀,这也构成了我们读解该剧的三重视角,借此可以观察该剧是如何向公众展现这一稀缺题材的,其中又蕴藏着哪些创作上的利弊得失。

以话题驱动与“讲好一个故事”的冲突

第一重视角,《今生》体现了“高概念”的创作思路。所谓“高概念”,是指整部剧作的完成是以“话题”作为根本动力的,拥有或可能拥有这类经历的观众很容易被其话题吸引。在新手妈妈这一总话题下,又进一步细分为生理之痛、科学育儿、母职焦虑、产后抑郁、平衡家庭与事业等子话题,分别由三个故事单元(1993年、2008年、2022年)的众多人物与情节来具体承担。新手妈妈们在生产和坐月子中的故事,几乎是由一个接一个的“话题”滚动甚至组装起来的。

这正是当下“她题材”的常见创作思路,符合社交媒体时代的传播规律。一般来说,剧作播出前与播放中,都高度依赖社交媒体上的话题发酵、讨论,以带来更大面积的转发与关注,这样才有可能打造出爆款。“微博追剧”“抖音追剧”“cut追剧”早已不是新鲜事,而因为某话题/金句“出圈”吸引观众前来追剧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可见,话题讨论度与剧作的市场表现是紧密相关的。《今生》主打“生育”牌,号称“内娱首部月子剧”,在话题上绝对吸睛。

值得注意的是,《今生》讲述“第一次”为人父母的故事,对观众而言,剧中新手父母学习的经历具备一定的科普功能。不仅是生产、养育的知识性科普,此剧还自觉扮演起观念启蒙的角色。比如,剧中借2008年单元的主人公陈兰青(唐艺昕饰)之口,强调父母关系

是第一位的,只有父母好,孩子才会好;借2022年单元的主人公路远方(王子文饰)之口,说出“我真心希望每个看过我们这部剧的女孩,她们都是经过思考成为母亲,但依然有选择不牺牲的自由!”难怪在弹幕中,最常见的评论便是赞美“路远方三观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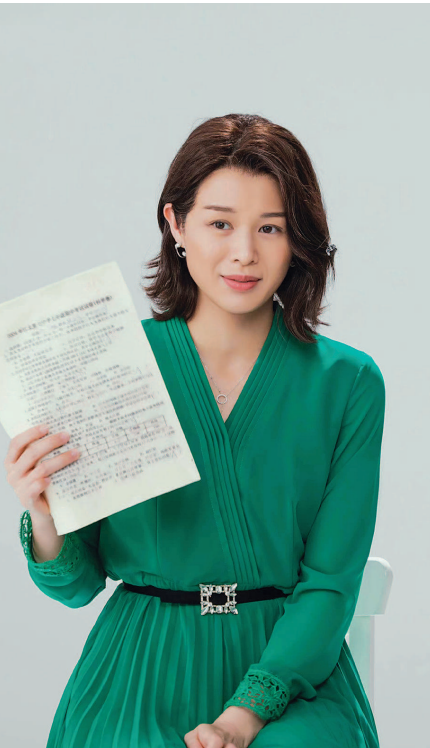
精准定位、收割流量、便于科普观念与知识点,都是以话题为驱动力的优势。但从根本上看,以话题为驱动力,与“讲好一个故事”的原则是有冲突的。某些话题剧固然可以短平快地吸引观众,但一部剧如若成为“话题霸权”之下,观众很容易觉察到植入其中的一个个的热搜标签,进而引发厌倦情绪。《今生》总体而言还是比较注重人物塑造与情节合理性的,但为了表现女性独立,有些设置或失之生硬,或带有说教气息。如何在话题与故事之间取得平衡,依然有待探索。

群像戏撑开的话题空间与套路束缚

第二重视角,“强剧情”,具体是指《今生》精心设计了1993年、2008年、2022年三条时空线索,以展现不同年代女性经历的生育挑战,并通过诸多细节将三个单元的故事整合到一起,使得戏剧冲突丰富多样而又出人意表——

1993年单元讲述的是戴思瑾(胡杏儿饰)因丈夫疑似出轨并欠下外债,在月子期被迫下海经商并成为女企业家的故事。这一单元插入出轨、创业等元素,展现了女性走出传统家庭模式的可能性;

2008年单元则书写了一对年轻夫妇陈兰青、程领先(艾伦饰)周旋于婆婆与妈妈之间,在家庭纠纷之中艰难带娃的故事。二人先后陷入抑郁情绪,后又在爱的力量下获得成长。以个人经历为基础,陈兰青在网上写下关于月子会所的故事。这一单元接近传统家庭剧模式,间接插入



《今生也是第一次》聚焦新手妈妈在“坐月子”过程中的经历与成长,进一步丰富了“她题材”的创作版图

古装、科幻元素,展示了女性成长过程中必经的过渡状态;

2022年单元塑造的单亲妈妈路远方正是戴思瑾的女儿,她是全剧中最为正面的角色,也代表了女性成长的“最新阶段”,对于成为母亲有了清晰的认识和选择的主动性。她初次担任制片人,艰难地平衡着事业与育儿的关系,而她首次制作的电视剧正是以陈兰青的故事为基础改编的。这一单元的讲述中更多加入职场剧元素,着力塑造独立女性洒脱自由的形象。

最后一集,三个单元的人物被聚拢到一起,“三个妈妈一台戏”,浓缩了不同时代的女性经验。可以看出,在情节设计上,这部剧所调用的元素与风格极为多样,竭力体现女性经验的不同面向。塑造女性群像,也是当前“她

题材”的常见形式,比如《欢乐颂》《三十而已》《二十不惑》《北辙南辕》《梦华录》等均为典型。群像戏,可以在有限的篇幅内尽量扩容,撑开话题空间,但如何在群像戏的套路下讲出新意,也越发变得困难。

在此意义上,《今生》有了一定的突破,那就是不仅展现女性群像,而且还有男性群像。每集结尾,都有剧中人物在月子会所的“倾诉室”里独白。这一设置令“生育”话题立体起来,变得更具公共性。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每个单元里的男性角色都被详细刻画、触及“如何做一名好父亲”的重要话题。但鉴于此剧受众多为女性,如何让更多男性观众收看这类题材,并借着剧作思考,构成另一个亟需探讨的话题。

不断逼近真实的细节与整体的失真感

第三重视角,“现实主义关怀”。《今生》显然呼应了当下的需求,聚焦之前不被人关注、或者更多被认为属于家庭/私人领域的生育话题。这意味着“她题材”开始向日常生活与女性经验的更深处、更细处开掘。本剧的编制与三位主演均为女性,三位主演在现实生活中都已为人母,这为展现真实的女性经验奠定了基础。比如,对生育之痛的展现就十分逼真,令观众很有代入感。在幕后花絮与采访中,可以得知某些剧情来自编剧的亲身经历,而三位主演对带娃细节的精准表演,也直接提升了此

现场演出的梦幻之旅

——评歌剧《托斯卡》2023年上海首演

张继红

经过漫长的等待,上海大剧院满载着热情的观众,带着制作精良的歌剧《托斯卡》重新开启了现场演出的非凡梦幻之旅。

由世界级歌唱家和慧担纲主演女主托斯卡,无疑是本次演出最为引人瞩目的焦点。超过百余次扮演托斯卡的经验,使舞台上的她与剧中人合而为一。第一幕,当身着一袭宝蓝色衣裙的歌唱家进入舞台,她高贵、典雅的气质美若天仙,那就是集绝色美貌和纯洁无暇于一身的托斯卡本人!第二幕,身穿华丽红色演出服的托斯卡,在和智慧身上彰显出女王般的气势。因此,在托斯卡与处于绝对强权地位的反派——警察局长斯卡皮亚的交锋中,和慧的演绎无论是在戏剧动作还是音乐的表达上都更具冲击力。尤其当女主试图从恶魔手中救出心上人时,她极具爆发力的声音灌满全场、震撼人心,那不是普通女性的呐喊,而是发自女王心中的怒吼。导演对人物处理也十分符合此刻场上的对峙气氛——斯卡皮亚也濒临崩溃的边缘。

托斯卡这个角色,对于歌唱家的功力无疑是巨大的挑战,除了强烈的戏剧性冲突以外,细腻内心情感变化,更是要求她通过精细的音色变化和强大的气息控制力来传达,最终感染观众。和慧对于托斯卡的娴熟把握在此得到充分展现。在整个第二幕的戏剧进程中,用声音表达的情感细致入微,不仅层次丰富,更难能可贵的是,各个层次之间过渡自然,源自内心的情感没有“演”的痕迹。

脍炙人口的咏叹调“为艺术、为爱情”是对女高音歌唱家的严峻考验:专业人士对于这首曲目的技术点烂熟于心,一个气口的差池都可能令人感觉遗憾;同时,爱乐者耳朵里装满了历史上各种最优版本的印象,他们会用一把把精度极高的标尺来衡量演唱的水平。和慧在演绎中展现出成熟、优秀的职业歌唱家风范和极强的控场能力。特别

是在咏叹调前半段,她用柔和、自然的音色叙述托斯卡的善良本性和对上帝的虔诚之情。在延绵、悠长的气息上,随着歌词内容的进展,她细腻地做渐强、减弱变化,悠扬婉转的乐句让观众感受到意大利Bel canto歌唱无与伦比的美妙和动人;即使在最弱的音符上,演唱依然清晰而富有穿透力,将托斯卡此刻内心的绝望、无助,展现得淋漓尽致,使观众对角色充满同情和怜怜。因此,当托斯卡举起刀的时候,观众的心和她一起把刀奋力刺进恶魔的胸膛。

男主——托斯卡恋人的饰演者韩蓬,是一位成熟的青年男高音。不仅音色富有磁性,音质柔和且具有摄人心魄的特质,而且他的演唱技术同样秉承了bel canto的传统,在与和智慧的爱情二重唱中,从声音、音乐到情感都达到了美好的和谐。特别是在男高音的中声区,他特质和技术展现得近乎完美。第一幕开场,在普契尼着重展现男高音魅力的节点上,卡瓦拉多西唱起那首耳熟能详的“奇妙的和谐”。当歌词唱到“托斯卡的眼睛是黑色的”,韩蓬那温柔的、泛着层层泛音的涟漪融化了听众的心。

在第三幕,剧中最著名的咏叹调“星光灿烂”中,韩蓬更是展现出他细腻入微的歌唱技巧,将回忆、爱恋到对生命的渴望,三个主要情感层次表达得清晰而感人;唱到“轻快的吻、温柔的爱抚”时,用弱唱将卡瓦拉多西的内心世界表露无遗,颇有老一辈意大利大师贝尔贡齐的歌唱风范。

这场演出的灵魂人物,毫无疑问,是指挥许忠及其麾下乐队。其动人的弦乐,清晰、细腻层次感感,鲜活性的描述性和纯净的音色丝毫不亚于国际一流乐团;甚至现场音响带给观众的心理感受,在某些方面揭示出比经典版本的录音更为丰富的戏剧内容和情感变化。乐队中最为震撼人心、最具戏剧力量的部分是第一幕终场斯卡皮亚出场以及落幕的段落,在场观众无不

剧的真实感。此外,道具、布景、台词也甚为用心,较好地还原了时代氛围。

对真实感的追求是值得肯定的,这也是国产剧近年来摆脱悬浮的初步成果。但这里依然存在一个悖论,即量变并不总能引起质变,不断增加真实的细节,往往并不能改变整部剧的失真感。具体到《今生》,三位女性所面对的难题都得到完美解决;戴思瑾下海成功,并和女儿拥有完美的亲子关系,丝毫不受单亲家庭的影响;陈兰青与程领先不仅走出抑郁情绪,还即将迎来三胎,其创作还将被改成电视剧;路远方几乎是完美人设,拥有超稳定情绪与职场超能力,遭遇的危机无一不被化解。女性生育带来的种种问题都被想象性解决了,更不必说此剧本就聚焦于中等阶层以上的女性。

创作者的担忧或许在于,赤裸、持续地展现痛苦,势必造成压抑感,吓跑本就生活中倍感疲惫的观众。因此,“轻喜剧”元素在当下创作中越来越泛化,“轻喜剧”仿佛是万能的调节阀,适配于各种题材,当情绪压力有可能传导给观众时,就添加一些喜剧情节进行调和。《今生》里,喜剧演员艾伦的加盟很关键,他的表演风格一定程度消解了抑郁话题与家长里短可能会导致的不适感。而科幻、古装等元素的加入,具象化了陈兰青的脑洞,丰富了视觉体验,所有这一切,都让痛苦变得容易被接受,直到痛苦变形、消逝。而这样的结果,与作为创作出发点的“现实主义关怀”,是否又南辕北辙了呢?

未来的“她题材”创作到底应该如何进一步展现女性的真实境遇?以温暖、幽默为导向的现实主义是否遮蔽了真实的痛苦?群像戏的套路应当如何升级和突破?这些都是《今生》启发我们继续思考的问题。生育题材,抑或其他女性题材作品,只有具备足够过硬的质量时,才有可能吸引更多的观众,真正成为公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创作谈

当疾病或垂老迫近时

——从《远去的人》到非虚构新作《太阳透过玻璃》

薛舒

打开电脑文档,准备开写时,习惯性地看一眼电脑右下角日期显示:2023年2月18日,顿然惊觉,明天就是父亲去世三周年的纪念日。前几天我的小说《太阳透过玻璃》的责任编辑说,写个创作谈吧,我说好。就这样,在父亲“升天”三周年的前夜,我开始回忆如何写一写父亲在“老年病房”度过的五年,关于他停滞的、封闭的、从不对视的五年。

“升天”是老年病房里的护工们对死亡的尊称,我学会了,愈发愿意这么去讲述一个生命的陨落。陨落——升天,完全相反的方向和情绪,多好的词汇,我喜欢护工们的发明。

2014年长篇非虚构《远去的人》在《收获》第四期发表。因父亲患了阿尔兹海默症,我目睹他一点点遗忘家人,遗忘自己,直至遗忘人间的一切,仅仅用了两年。那段日子,恐惧与悲伤覆压着我们的家庭,唯有写作让我勉为其难地正视父亲的疾病。《远去的人》就是在他病情渐入膏肓的日子里写就,我清晰地感觉到他在离去,是的,他用失忆的方式,一步步远离着我们。

此后,父亲的疾病日益加重,从失忆渐变为失能。他不会走路了,不会端起碗往嘴里扒饭,不会穿衣脱衣……他什么都不会了,我以为天塌了,直至送他住进医院的老年病房。

这是城市医疗与养老图谱中,触角最深入生命底部的地方。躺在床上的病人,几乎全是等待着生命归期的老人,他们住进,便几乎再没出去的时候,短则几个月,长则四五年,直至临终。这是老人聚居的世界,排队等候入院的老人每天都在增加,没有人能阻挡众多垂老的生命不断逝去,也没人能阻挡“新人”加入。暗下里,我把它叫做“临终医院”,我以为,这是更加悲伤压抑的世界,气氛可用沉重和阴郁来描述。然而,我想错了。

那五年,去医院探望父亲成了我最常态的“深入生活”,我认识了病房所有护工,小彭、小张、小丁、小倪、小马……即便是五十多岁的小彭,也被叫成“小彭”,而不是“彭阿姨”,因为在老年病房,五十多岁终究是“小”的。每每踏进老年病房的走廊,我总一次次次身不由己地融入某种特别的“烟火气”,这里甚至可以用“热闹”来形容,老人们的咳嗽、呻吟、哭泣、呼唤、吃语,初闻是噪音,久之,我与这里的护工一样,学会了听懂老人们的“语言”——咳嗽是问候,呻吟是撒娇,哭泣是诉说,呼唤是感谢,吃语是示爱……那是他们好恶喜怒的表达,亦是他们忧伤与欢悦的另一种呈现。

谁说不是呢?小张端着新鲜饭菜走进病房时,23号床老张就会皱起鼻梁,眯着眼睛,发出一串并不连贯的嗟喏,那是食物的香味让他本能生出了某种希望吧?抑或,小彭对着7号床喊:老薛,你女儿来看你了!老薛便会扯开嗓子发出小号奏鸣般的一声啸叫,尖锐而激烈,仿佛幼儿园的孩子盼到了来接他的妈妈。这里还时刻充斥着护工们的吆喝声,交谈声,家属的聊天声。小张、小彭们24小时全天候在病房里,与老人时刻相处着。我不知道她们用了什么样的方法,了解和掌握属于她们的病人鲜为人知的前世今生。她们在工作之余的闲瑕里,用近乎八卦的语言大声传播着老人们的故事。是的,她们通常用最洪亮的声音来说话,且一律身形壮大,即便个子不高,身躯却一定敦实。似乎,必须要用壮健的体魄与壮阔的精神,才能打败时时刻游走在老年病房里的“死神”。

护工工作甚是繁重,护工们却依然呈现出对生活充沛的热情。她们用饮料瓶做泡菜、腌萝卜,用微波炉蒸南瓜、煮玉米,在食堂提供的餐食之外给自己加餐。她们利用睡前一丁点时间织毛线袜、刷手机,买花花绿绿的打底衫,很少买外套,因为必须穿制服,好看的外套没有用武之地。她们在极其有限的空间和条件下力求扩大自由度,捕获幸福感,那是属于她们把控的生活。

我喜欢与护工聊天,每次去看望父亲,我总愿意挤在护工扎堆的操作室里听她们说闲话。我还喜欢看她们热火朝天干活的样子,听她们拔着嗓门说话的声音,她们总让我感觉,死亡是一件不值得放在眼里的事。她们日日夜夜生活在那个被我暗称为“临终医院”的地方,倘若没有足够乐观和宽大的内心,又如何才能承受最常见的离别?

父亲住在老年病房的五年,至少更换了七轮护工,我的好友名单里,七名护工呢称赫然在列,她们是小彭、小张、小倪……在这里,她们永远是“小”的,不会变大、变老。她们让我意识到,在被“死亡”威逼和包围的空间里,生活依然有着可追求的幸福,或许微弱,却也同样可被视为幸福。

2022年初夏,继《远去的人》之后,我的第二部长篇非虚构写作完成,将发表于《收获》长篇小说2023年春卷。彼时还未确定标题,打开文档,全文第一句是:他躺在离窗户最近的床上,太阳透过玻璃照进来,落在他身上,斑驳的光影几乎晃着我的眼睛。我伸出手,轻轻抚了抚他左脸颊下端的一颗黑痣:爸爸,认识我吗……我的责编说,就叫《太阳透过玻璃》吧,被折射和稀释过的光和热,也是生命。如此,我便写下《太阳透过玻璃》的内容简介:这里是生命的驿站,也许是终点,却也是起点;这是一个特殊的病区,这里的病人更像是候车室的旅客,他们用遗忘作车票,做好了随时启程的准备。阿尔兹海默症晚期的父亲住在这里,整整五年,陪伴在他身边的除了家人,更多的是病友、医生、护工,他们共同维系起某种热烈而又衰竭,活泼而又沉寂的生命气象,他们在这里欢笑、哭泣,日复一日,直到“升天”时刻的到来。这也是一份礼物,送给年轻的、健康的,积极抑或颓废地生活着的人,你能在这里看见未来,有一天,当疾病抑或垂老迫近时,你也可以坦然追念曾经青春的自己。

这就是我写作《太阳透过玻璃》的动因,那些人,他们不停止衰老,却保持着动人的天真;他们努力记得,同时接受遗忘;他们竭尽生命地“活”,只为平静愉快地“死”。他们是我们的父辈,是热气腾腾劳动着的护工,是多年之后的我,是我们。在每个人都将经历的未来,我是愿意用这样的生命状态去迎接应对的,在我们的驿站,即便是被折射和稀释过的光和热,也是生命。

(作者为作家、上海市作协副主席)

»»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